



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第一卷 萌芽 (1840—1911)

中国 私立大学 史鉴

一百年的人文背影



李秉谦 编著

100

years

YIBAI NIAN DE RENWEN BEIYING

ZHONGGUO SILI DAXUE
N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陕西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一百年的
人文背影

中国 私立大学 史鉴

第一卷 萌芽（1840—1911）

李秉谦
编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 SK16N120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百年的人文背影:中国私立大学史鉴. 第一卷,
萌芽:1840—1911 / 李秉谦编著. —西安:陕西师范
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6.10

(一百年的人文背影:中国私立大学史鉴 / 李秉谦)

ISBN 978 - 7 - 5613 - 8659 - 0

I. ①一… II. ①李… III. ①私立大学—教育史—
中国—1840—1911 IV. ①G64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26950 号

一百年的人文背影:中国私立大学史鉴

第一卷 萌芽(1840—1911)

李秉谦 编著

责任编辑 雷亚妮 杜伟宣

责任校对 王晓飞

装帧设计 尚书堂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970mm 1/16

印 张 92.25

字 数 1465 千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3 - 8659 - 0

定 价 368.00 元(全五卷)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029)85307864 85303629 传真:(029)85303879

序

赵世超

秉谦积十年之功,著成五卷本的《中国私立大学史鉴》,命我作序,披阅之余,既感激他的信任,又深觉惶恐不安。因为我虽学的是历史,但是对秉谦所涉足的教育领域并不熟悉。盛情难却,只好结合自己的专业谈一点学习体会。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学校这种人类文明传播与传承的重要载体在很早就存在了。“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滕文公上》)不过,那时实行“学在官府制”,政教合一,官师不分,教师、教材、生源等教育资源被高度垄断。教师是有官职、有爵位的官员;所有的典籍均藏于盟府,一般人难于得见;贵族子弟是教育的唯一对象,学习内容以礼、乐、射、御、书、数为中心。这种官立教育在相当长时间内满足了当时社会的需要,但与民众的距离却很远。

到了春秋,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礼乐制度崩坏,负责行礼、奏乐和典守藏室的太史、乐官四处流亡,“畴人子弟分散”,大量典籍落人民间。正是在这一情况下,孔子才有机会熟读精研,并加以收集、整理,编定六经,用作教材,兴办私学,教授门徒,成为中国私学的首创者。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即不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给予受教育的机会。这就把旧式官学教育讲究血统和出身的限制彻底打破了。孔子所创办的私学,规模宏大,也很正规,有教学活动的“堂”,有学生居住的“内”。他还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和特点因材施教,先后有学生3000人,最优秀的有72人。孔子死后,他的许多学生继承其事业,招生授徒,最著名的有子夏和曾参。子夏作过魏文侯的老师,著名法家人物李悝、著名军事家吴起都是他的学生。孟敬子、公明仪、孔子的孙子孔伋等都是曾参的学生。除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创办的私学之外,墨家代表人物墨子兴办的私学也影响甚大,墨子自称有学生300人,敢于赴汤蹈火者有180人。墨家学派很重视

科学技术教育,《墨子》一书中的《墨经》是墨家学派科学技术教育的汇编,涉及光学、几何学、物理学等方面的知识技术,以及木工和防守器械等方面的知识技术。在孔墨私学的影响下,各诸侯国私学勃兴,犹如雨后春笋,很快即以老师为中心,以师承为纽带,以师法为特征,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各派相互批评辩论,逐渐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式的学术繁荣。在百家争鸣中产生了诸子学术,以后经过融会,形成了中华传统文化。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私学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开始孕育的温床。

不仅如此,私学在教育方面还进行了根本性的变革。私学打破了官学政教合一,师官不分的旧模式,使学校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使教师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职业。私学不仅将教育对象扩大到平民,更在教育教学内容上做了大变革,孔子突破了贵族养成教育的局限,设立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有针对性地培养从政的专门人才和理想化的仁人君子,要求学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即把弘道作为最终目标,把德行作为弘道的根据,把仁作为教育的核心贯穿始终,把六艺只看作造就高尚品格的手段。墨子将自然科学和工程教育纳入学校教育的范畴,这对官学来说,更是不可思议的。在教学方法上,孔子强调因材施教,学思结合,倡导以“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为原则的启发式教学;子夏强调“学”“性”结合;墨子特别注重实践。至于应由什么样的人来执掌教职,孔子则提出了能“见贤思齐”“不耻下问”“就有道而正焉”即“可以为师”之类,带有学无常师倾向的新主张。正是这些做法的逐一实施,才使旧式贵族教育的影响得到了全面清理。而私学能为官学所不能为,关键在于它有办学自主权。

秦人要集中一切精力完成统一,故而奉行以绝对、极端为特点的“壹”的政治,简称“壹政”。其中,所谓“壹言”,即在禁锢百家言论的基础上,维持法家的独尊,只准用一个声音说话,而且有意让“愚农不智,不好学问”。他们“以法为教”,“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最终发展到“焚书坑儒”。因此,伴随着统一的实现和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建立,私学和诸子学一起遭到了空前的沉重的打击。

然而,文化就像深植于土地中的草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无法斩尽杀绝的。不可一世的秦王朝覆灭了,残酷的《挟书律》不解自除。至“高皇

帝诛项籍”，“鲁中诸儒”已在“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此后有齐国的伏生口授《尚书》，诗学也开始萌芽，有齐、鲁、韩、赵诸家，皆由私家师徒相传。可见私学作为传承文化的载体同文化本身一样，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太学，置明师”，重建官学体系，在把儒学提高到经的地位的同时，断绝了其他诸子传播和发展的机会。但在儒家内部，却允许经师设立“经馆”，从而使私学得延一线之命。以后，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清谈、辩论，到唐代“许百姓任立私学”的宽松政策，终于发展出了宋元时期的书院。据统计，宋代的书院多达 203 所，其中名闻天下的有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宋元工商业发达，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开始形成，私学和思想界的活跃应视作经济活跃的折射。

无论是秦朝片面、绝对的“壹政”，还是形成于汉、并为后世所遵行的“霸道杂之”，其本质都是专制统治，奉行的都是文化专制主义。在这种政治体制中，私学不可能得到健康发展，经馆也好，清谈也好，书院也好，都只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变例，或是先秦优秀办学传统的风流余韵。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皇权进一步加强，私学的发展空间便越来越狭小。明朝政府为了通过推行程朱理学来加强思想控制，公然将宋元以来可以独立讲学的书院并入官学或社学，而某些心学派的学术活动甚至受到查禁。在清朝，书院教育所受控制更趋严厉，最后终于被官学完全同化，变成了科举考试的预备场。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月，清政府照准张之洞等人的奏折，下诏改书院为学堂，至此，绵延近千年的书院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胡适先生在上世纪 50 年代的一次演讲中感叹：“中国的高等教育虽然发达得很早，但是不能延续，没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学校，比起欧美来，就显得落后的多了。”他接着发问道：“为什么历史不及我们的国家，会有那么长远历史的大学，而我国反而没有呢？”（胡适《谈谈大学》）这一著名的诘问，意蕴深长，牵动着每个真正的爱国人士的心。秉谦早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后来南下深圳，遨游商海，事业有成，却不向往安逸的生活，以一人之力，四处奔走，或钩稽史料，或调查研究，终于成此百余万言的巨著，就是因为受到胡先生诘问的感染，心中一直存着一个未解开的结。

秉谦书的全名是《一百年的人文背影：中国私立大学史鉴》。可以看出，他

在回望古代之后,更想在近百年中为中国教育寻找希望。晚清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迫使朝廷实行新政,后来又酿成了辛亥革命,昭告了君主时代的结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赋予“国民全体”以平等的权利,私人也可以办学了,于是新式私立高等学堂开始出现。其中,由国人自己创办的有中国公学、复旦公学、广州光华医学堂等等,由外国人或传教士创办的有东吴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同济大学、焦作路矿学堂等等。旧式的以读经为主、服务于科举的官学没有留下可资利用的资源,新式私立高等学校数量虽少,却为此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镜鉴。秉谦饱含热情地为每个近世私立教育的先行者立传,历数他们在培育人才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其用意是想借此鼓励当下私立学校的发展,指望通过公私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提高,来扭转中国高等教育长期落后的困局。对秉谦的想法,我十分赞成。因为不管什么事,只要是一家独办,就会活力丧失,故步自封,裹足不前。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私立学校有了长足发展,在满足人民群众的学习愿望和普及高等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先进国家是有钱人拿出钱来办学校,中国当下私立大学的举办者多数则是通过办学挣钱发财。由于义利观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所以这些民办大学大都不设或少设专职教师,更不在教学、科研及设备建设上增加投入,以至于目前一般都停留在“三本”院校的水平上,绝少有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今年5月,在深圳与秉谦会面,我向他谈及这一现象,两人相对无言,默然沉思良久。最后,我建议秉谦学习胡适先生,发出新的诘问:为什么美国前30名的大学中私立大学居多,而中国的私立大学却甘作“三本”?终因书稿已送出版社而未能补写。尽管如此,我仍奉劝大家都读读秉谦的书。当您凝望近世贤哲们渐渐远去、却又仍然高大清晰的“人文背影”时,谁能无动于衷?我和秉谦都对民族教育的振兴满怀期待。

序于2016年8月酷暑中

CONTENTS 目 录

第一章 鸦片战争前西方传教士的办学尝试

第一节 马礼逊牧师	2
第二节 英华书院	5
第三节 马礼逊学堂	7
第四节 西医和新豆栏医局	10

第二章 西方教育在中国的起步

第一节 “条约”为传教士清路	14
第二节 徐汇公学	18
第三节 博济医学堂	23
第四节 中西书院	27

第三章 自强旋律下新式教育的尝试

第一节 京师同文馆	32
第二节 留学教育新模式	40
第三节 上海格致书院	47

第四章 “变法”与“新政”重造教育环境

第一节 “变法”时期的教育变革	56
第二节 赴日留学的大潮	58
第三节 “新政”下的教育体制变革	61
第四节 “庚款”留美开启新纪元	70

第五章 教会学校向大学进发

第一节 东吴大学	88
第二节 齐鲁大学	111
第三节 文华大学	117
第四节 圣约翰大学	121
第五节 金陵大学	138
第六节 华西协合大学	157
第七节 铭贤学校	162

第六章 其他外来机构创办的学堂

第一节 同济德文医学堂	174
第二节 焦作矿务学堂	188

第七章 国人创办私立大学的尝试

第一节 心远学堂和明德学堂	192
第二节 南开中学堂	202
第三节 震旦公学	227
第四节 复旦公学	240
第五节 中国公学	266
第六节 光华医学院	284

卷后语	291
-----------	-----

附录	293
----------	-----

主要参考资料	300
--------------	-----

第一章

鸦片战争前西方传教士的办学尝试



第一节 马礼逊牧师

对于西方传教士的活动,明朝时采取了开明的政策,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因为在天文、历法、算学、农业等方面的贡献,有的居然做了朝廷命官。清朝初期,对传教活动也算比较宽容。但到了雍正朝,开始部分禁止传教活动,到了嘉庆朝则采取完全禁绝的政策,西学东渐的道路被阻断。

19 世纪初期,西学东渐以新的方式出现,传教士仍是这轮西学东渐的先锋角色,不过这次不属于天主教耶稣会,而是基督教新教。马礼逊是揭开新一轮西学东渐序幕的第一人。

1782 年 1 月 5 日,马礼逊出生在英格兰北部的莫佩思。其父詹姆斯·马礼逊是苏格兰人。马礼逊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有 7 个兄姊。老马礼逊是个鞋匠,收入微薄,加上子女众多,生活时常捉襟见肘。马礼逊很小便学会了做鞋的手艺。



马礼逊牧师

1785 年,马礼逊随家迁居莫佩思以南约 40 公里的纽开斯尔,在那里开始了他的学习生活。启蒙老师是他的舅舅詹姆斯·尼克松,一位受人尊敬的小学教师。纽开斯尔宗教气氛浓厚,老马礼逊是虔诚的基督信徒,并担任当地长老会长老。马礼逊自小受基督教熏陶,喜欢参加教堂活动。1801 年,他跟随当地牧师学会了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

1803 年 1 月 7 日,马礼逊进入伦敦附近霍克斯顿的一所教会学校学习,成绩优异。两年后,他参加伦敦传教会,并被派往英格兰南部的高斯坡神学院深造。在那里,他除了钻研神学,还到伦敦一家医院里学医,到格林尼治天文台进

修天文学。此时,他在伦敦结识了中国青年杨三德,杨由驻广州的英商威尔逊派往伦敦进修英文。马礼逊在杨的帮助下开始学习中文,这对他日后来华活动帮助很大。1807年1月8日,马礼逊从高斯坡神学院毕业,并被委任为牧师。家乡浓郁的宗教气氛,导引他走上为宗教事业献身的道路;早年生活的艰辛,锻炼了他吃苦耐劳的品格;神学、医学、天文学知识的积累,添助了他进行传教活动的的能力;中文的学习,打下了他到中国活动的基础。马礼逊被派往中国拓展传教事业的条件具备了。

18世纪后期19世纪初叶的英国,是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正锐意向东方扩张,海外传教事业亦随之兴盛。英国伦敦传教会首先将中国作为新教传教的目标。伦敦传教会是基督教新教组织,由英国国教会、长老会和公理会于1795年合并而成,简称“伦敦会”,日后成为英国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最重要组织。伦敦会计划挑选三四位传教士组成小团体到中国传教,却无人愿意前往。于是,马礼逊成为伦敦会选定的第一个到中国开辟新教区的传教士。

1807年1月,25岁的马礼逊向英国东印度公司订购船票,准备驶往中国,不料东印度公司一心经商,无意传教,担心传教士到东方传教会损害公司利益,因此对想搭船到东方传教的人,一概加以拒绝。马礼逊只得另想办法。伦敦会让他绕道美国寻求支持,然后再前往中国。1月31日,马礼逊乘船前往美国,4月20日抵达纽约,受到美国基督教界的热情接待以及国务卿麦迪逊的接见。麦亲自给在广州的美国商人写信,要求他们届时给予马礼逊一切方便。1807年5月26日,马礼逊搭乘美国货船,历时3个多月,横渡太平洋,9月4日到达澳门,然后进入广州。

19世纪初叶的中国,海禁未开,禁止西人传教,广州亦不例外。马礼逊不能公开以传教士身份活动,只得凭着美国政府的介绍信,隐匿于广州的美国商馆。他暗中随人学习粤语与中国官话,了解中国情况,做好传教准备。1809年,他与东印度公司高级职员的女儿玛丽小姐结婚,并借机被东印度公司聘为翻译,年薪500英镑,两年后加到1000英镑。有了合法的身份、温暖的家庭、稳定的收入,他开始了在中国拓展新教区的事业。直至1834年8月1日马礼逊在澳门病逝,这25年中,除了回英国短期休假外,他主要在广州、澳门及南洋各地进行传教活动。

马礼逊抵华6年以后,即1813年,伦敦会派另一位传教士米怜前来协助工作。鉴于清廷不准传教的禁令,他们不能在广州、澳门等地公开传教,于是决定

创办“恒河外方传道会”，将传教重点暂时放在南洋一带华人身上，然后徐图向大陆发展。后来，伦敦会在马六甲、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等地成立了传教站，汇聚了来自欧洲和美国的一批传教士，比较著名的有麦都思、杨威廉、舜为仁、雅裨理等。据《中国丛报》统计，1842年以前，英美等国教会派遣来华的传教士共61人，分属伦敦会、荷兰传道会、美部会、美国浸信传道会、美国圣公会、美南浸信会、英国教会传道会等。这些传教士来华的落足点和活动地，主要是南洋和港、澳、穗等地，其基础主要是马礼逊打下的。

在此之前，只有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巴设将《新约》一部分译为中文，尚无完整的《圣经》中文译本。根据伦敦会指示，从1808年至1813年，马礼逊花了5年时间，译完《新约全书》。自1814年至1819年，他又与米怜合作翻译了《旧约全书》。他们在马六甲陆续排印，1823年出版线装21册，取名《神天圣书》。这是第一次完整地将《圣经》译成中文，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马礼逊等人在广州、澳门及南洋等地，没有放弃发展教徒的努力。马礼逊吸收的教徒有蔡高、梁进德、屈昂等人。蔡高是他吸收的第一个中国教徒，之后其兄弟蔡兴、蔡三也相随入教。对洪秀全产生过直接影响的梁发，也是在马礼逊的影响下入教的。梁发是广东高明人，懂得雕版技术，1810年起为马礼逊汉译《圣经》雕版，颇受影响，1816年在马六甲由米怜施洗入教。他后来又回到广东，在马礼逊手下继续当雕版工人。1823年由马礼逊封授圣职，成为第一个中国籍新教传教士。梁发撰写并秘密散发了多种布道小册子，洪秀全1836年在广州得到的《劝世良言》，便是其中一种。

向西方介绍中国，是马礼逊等人进行的另一项重要工作。马礼逊在1812年翻译出版《三字经》《大学》。马礼逊还著有《中国一瞥》（1817）、《父子对话：中国的历史和现状》（1824）、《关于中国与广州》（1823）等书，向西方介绍中国。为了让西方更多了解中国，马礼逊和传教士们还致力于打通中西之间的语言障碍。他们编撰出版了大量关于中国语言文字，包括方言的著作，如马歇曼的《中国言法》（1814），马礼逊的《中文语法》（1815）、《中文会话与断句》（1816）、《华英字典》（1822）、《广东省土话字汇》（1828），麦都思的《福建土话字典》（1832）、《中、胡、日语对照》（1835）、《中英词典》（1842），戴尔的《福建土话字汇》（1838）、《中文最常用三千字》（1834），郭实腊的《厦门话标志》（1833）、《中文语法指南》（1842），裨治文的《广州土话注音》（1841）。这些书中最重要的是

马礼逊编的《华英字典》。^①

马礼逊等人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文化、历史和现状,主观上是为了让西方社会了解中国,为以后来华的传教士提供帮助,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西传,有利于中西文化的交流。

第二节 英华书院

兴办学校是传教士传播西学、借以传教的重要方面。马礼逊在创设恒河外方传道会时,所提十条设想之第二条,便是“拟尽速创办免费中文学校一所”,地点选在马六甲。这一提议获得英、美等国有关人士的支持。伦敦会拨款 500 镑,马礼逊个人捐款 1000 镑并认捐每年常费 100 镑,东印度公司、英国政府亦先后捐款。具体筹备工作由米怜负责。

这所学校被命名为英华书院,1818 年 11 月 11 日奠基,同年开学。这是基督教传教士开办的第一所中文学校,在中文教育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马礼逊和米怜拟定了《马六甲筹组英华书院计划书》,描绘了办学蓝图,内容包括:英华书院涵盖中学与小学范围;以交互教育中西文学及传播基督教理为宗旨,书院以中文、英文进行教学;开设中文图书馆、西文文库;聘请欧籍教习和本地华人教习,欧籍教习限从基督教徒中聘任;书院为部分学生提供膳宿;欧美籍的基督教会教友经推荐可申请入学;得到欧洲大学资助的各色人等可申请入学;本土青年,或自费,或受教会资助,或得到别种资助,均可申请入学,对此种青年,无须强制接受基督教之信仰,及强制对基督教之礼拜。

英华书院于 1818 年开办,1843 年迁往香港,在马六甲时间共 25 年,教育规模不断发展。以中学程度论,1818 年有学生 7 人,1821 年 11 人,1823 年 17 人,1827 年 30 人,1835 年 70 人。小学发展程度比中学更好。1818 年下设 3 所华文小学,以福建语授课。1831 年下设 8 所华文小学,有学生 200 人,另有 4 所马来文小学。书院又增设了华人女童学校、妇女成人学校。英华书院首任院长

^①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69—73 页。



英华书院校徽

为米怜,任职时间为1818—1822年。继任院长依次为:宏富礼,1822—1824;柯大卫,1824—1828;吉德,1828—1832;汤雅各,1832—1834;伊万斯,1834—1840;理雅各,1840—1843。七人都是伦敦会传教士。

课程设置方面,英华书院设有英文、中文、数学、天文、地理、伦理、哲学等学科。所用教科书,除了传教士从西方带来的英文书籍外,还有中文《三字经》,马六甲印刷所出版的各种介绍世界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书籍。在教学方法上,教习们将西方的注重理解、注意发挥学生个性、循序渐进等教学原则带了过来,不强求学生死记硬背。学生按知识程度分班,教习根据学生的不同程度授以不同的教材。这些,与当时中国的私塾、官学有很大的不同。

英华书院所培养的学生,日后比较知名的有:

梁发,广东人,自1820年至1821年在校,学习神学,曾获奖学金,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个华人传教士。其传教行为直接影响了洪秀全。

袁德辉,四川人,1800年前后出生,曾在槟榔屿天主教学校读书,通拉丁文,1823年进英华书院,1827年离校。经两广总督李鸿宾推荐,到北京理藩院任通事,翻译有关外交文件。鸦片战争以前,至少两次赴广州,搜集外国书籍,以供中国政府了解外国之用。1839年,被召入钦差大臣林则徐幕下,成为林则徐对外交涉并研究外国情况的主要助手之一。

摩尔,出生于澳门,1825年至1827年就读于英华书院,毕业后任马六甲免

费学校校长,以后历任《新加坡年鉴》《新加坡自由报》主编和新加坡学院教授等职。

亨德,美国人,1824年来华,1825年至1827年就读于英华书院,后在广州的美国旗昌洋行任职,1868年退休,迁居法国,1891年去世。所著《旧中国杂记》,对马六甲英华书院学习主活、同学情况记载颇详。

马儒翰是马礼逊之子,1827年至1830年在英华书院就读,后来成为英国商务总监秘书,在1842年中英关于《南京条约》的谈判中,担任英方翻译。1843年任香港总督中文秘书及香港立法局议员。

何进善,广东人,1840年至1843年就读于英华书院,1843年随理雅各抵香港,1846年被委为牧师,1871年去世。他是近代著名思想家、香港名人何启的父亲。

宋湖建,生于马六甲,1840年进英华书院,1843年随书院迁至香港,1845年赴苏格兰留学,三年后回港,1849年起任教于新加坡学院。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以后,香港被英国占领。时任英华书院院长的理雅各认为,无论对华人传教还是传学,香港都较马六甲更为理想。1843年,英华书院正式迁港,印刷所亦随校迁港。1844年更名英华神学院,1856年停办。1860年,曾任院长的理雅各被委任为香港政府教育咨询委员,经他提议,英华书院原址被改建为中央书院,后改皇仁书院,印刷所的铜模活版为《循环日报》社所得。在港期间,英华书院一度颇为兴盛,在校学生有85人。学生中日后较为知名的有唐景星、梁桂臣等。^①

第三节 马礼逊学堂

1834年马礼逊在澳门去世以后,澳门传教士建议捐资建立马礼逊教育协会,得到澳门、广州等地外国商人和传教士的响应。马礼逊教育协会于1836年9月28日在广州美国商馆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马礼逊教育协会章程》,选举

^①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7—100页。

英商颠地任会长，裨治文任通信秘书，马礼逊之子马儒翰任文书，并成立了董事会。《马礼逊教育协会章程》规定协会的宗旨为“以学校或其他方法促进或改善在中国之教育为目的”，另有“附则”三款，具体规定了学校的办学原则、招生对象、教学方法、教师选择、课本内容和图书馆管理问题。

经过几年的筹备，马礼逊学堂于1839年11月4日正式开学。校址在澳门，教师是美国传教士布朗。马礼逊学堂成立以前，教育协会已委托一些传教士招收学生，附设于别的机构相当于临时识字班。其中有一所系郭实腊夫人所办，有学生四五人。这一时期，通常被称为马礼逊学堂附设时期。

布朗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22岁毕业于耶鲁大学，然后入哥伦比亚神学院和纽约联合神学院进修神学，1839年受耶鲁大学推荐，被马礼逊教育协会邀请来澳门主持马礼逊学堂。布朗是位知识丰富、循循善诱的教师。学校开办之初，只有学生6人，年龄最大的16岁，最小的11岁。布朗让他们全部住校，免收学费，提供食宿和必要的衣物。据布朗向马礼逊教育协会的汇报，学校情况颇为良好：

根据《马礼逊教育会章程》的规定，我做好了一切准备。这不仅是教学，而是一个教育团体，目标是训练整个的人，包括德、智、体。遵照这个目标，我安排学生们半天读中文，半天读英文。早晨六点钟开始，到晚上九点钟结束，其中读书八小时，其余三四小时在户外场地上运动和娱乐。……孩子们和我的家庭融合在一起，我们待他们如同自己的孩子，鼓励他们对我们产生亲密无间的信任，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来或不来参加我家的早晚礼拜。

学校发展情况也不借。办学第二年，即1840年，有6名新生入学。1841年，有16名新生入学。学校纪律颇为严格，1840年因不受约束，行为顽劣等原因，开除7人，1841年开除3人，1842年开除5人。1842年11月，学校由澳门迁到香港，校址位于港岛东区的小山上，在黄泥涌与快活谷交界处。此小山原无地名，因学校之设而被定名为马礼逊山，当今香港人称之为“摩利臣山”。学校迁港后，有5名学生因年幼不愿随迁而退学，其余学生均继续就读。迁港以后，学校有所发展，1844年有学生32人，教师也增加了几名。1847年，布朗返回美国，马礼逊教育协会的核心人物裨治文离港赴沪，马礼逊学堂校务大受影响。1850年，因经费拮据而停办。

马礼逊学堂所开课程英、中兼备。英文科包括天文、地理、历史、算术、代